有读者化用《黔之驴》中的文字，形容王汎森的文章是“初视之，庞然大物；往来视之，技止此尔。”此批评虽有些刺耳，也有些激烈，但或多或少道出了些事实。就笔者目前所知，作者除了硕士论文（《章太炎的思想》）、博士论文（《傅斯年》），以及未读博士前于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所写的《古史辨運動的興起》外，再无系统性的专著出版，都是演讲集或是论文集结成册，往往缺乏内在的紧密关联，事前的精心安排，集中文章或紧密或松散地围绕在标题之下。

笔者尚未读过作者的三本专著，故仅就读过的几篇论文来谈。就今所看，作者的文章大致有这样几个比较突出的共性：一是问题意识良好，能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题目，往往见诸于文章的开头和结尾。如本书所收第一篇文章《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》，作者就近代思想的起点发问，讨论汉学是否可直接排在新学的前面，中间有无宋学的复兴。二是行文拖沓、冗长，缺乏一全局性的把握。用宾四先生的话来说，作者在行文时总是喜欢横生枝节，读起来极不清爽，读者虽不至于晕头转向，但也感到缺乏一种阅读的愉悦。只感到作者是边写边想，有一出是一出，而未在下笔前有一整体的把握。文章愈长，此症愈是显著，“幸”本书所收文章大抵简短。三是提出的问题虽多、虽好，但作者往往不能在一篇文章中加以解决，或是蜻蜓点水，只教读者虽读完全文，亦有莫大疑惑存于心头。如《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》一篇，作者在上半部分揭示了理学的资源在近代“新学”思潮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呈现极端反传统与旧思想相结合的奇特景象。但作者对此的解释，仅以时代之分裂为标的，转而便进入了陆王心学的探讨。感觉言有未尽。本文的副标题“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”起的也非常大，但落脚点却很小，对标题的呼应也不够有力，读者的观感是，大吼一声，落拳却轻飘飘的，绵软而无力。

大概是由于上述的这些问题，笔者并没有读完本书的所有文章，仅仅是挑选了标题中还感兴趣的几篇文字，然而也是堪堪差强人意。但笔者仍是以为，作者已算是余英时学生一辈中，最为出色的人物之一。问题可能出在两个方面，一是作者屡屡间接提及的“缺乏时间”，侧面的证据显示，多半是由于作者行政工作的繁忙，此倒正印证了其业师的判断。二是作者对文章欠缺打磨，其实抽离其中的关键思想、精华部分，都甚为可观，但放在一起，便出现问题，此或需经历一番文字上的历练不可。后一点也与前一点密切关联，乃或是一起恶性循环。对于作者文章的利用，大概还是研究相关问题时再看为好，平日的阅读确实不算是愉快的享受。